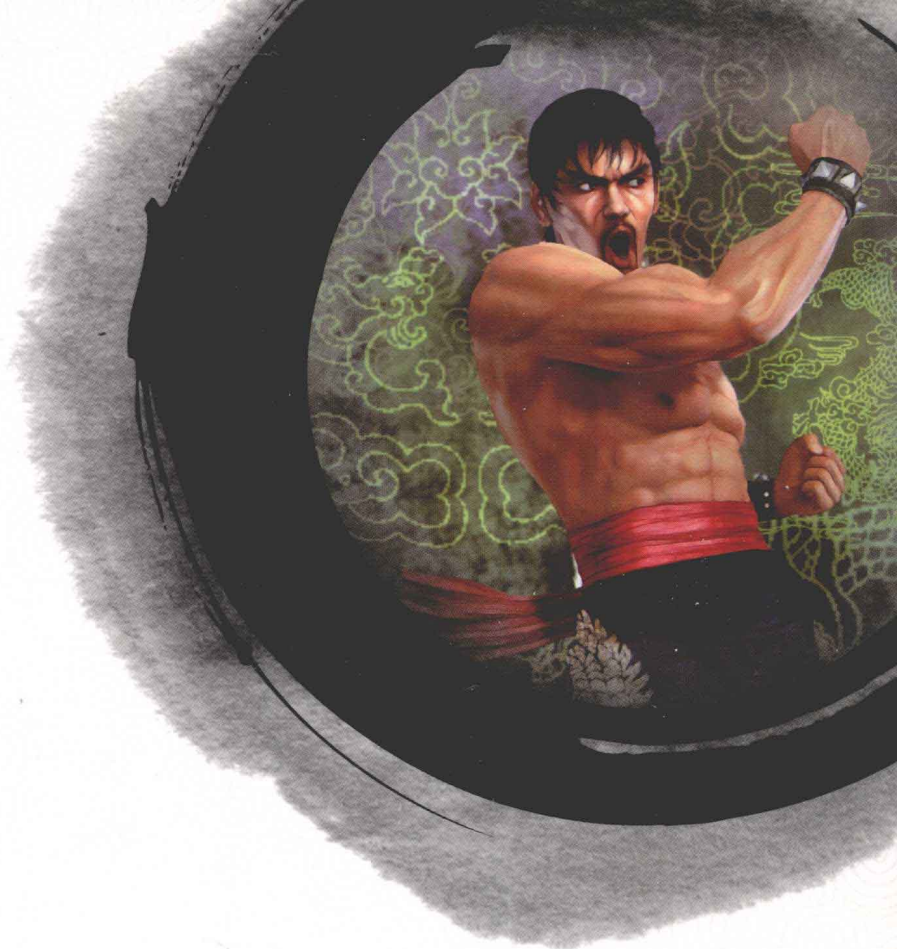


武侠小说全集

卫斯理



红镖

HONG
BIAO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红 镖

HONG BIAO

倪 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镖/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 - 7 - 80240 - 502 - 8

I. 红…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505 号

书 名: 红镖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沈 动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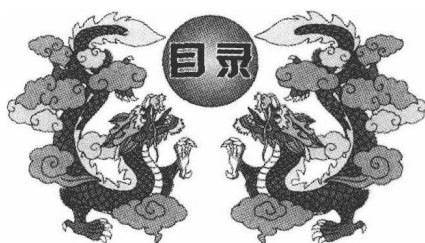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一章	红粉哀薄命	罗刹逞凶威	1
第二章	千里胭脂马	闪电秀鸾刀	18
第三章	喜售瞒天法	难释心头疑	30
第四章	惊闻诡秘事	恍悟佳人行	45
第五章	独闯万龙冈	倩俘玉娘子	60
第六章	玉娘子吐隐密	凤姐露奸情	73
第七章	一错终身恨	再生满腔仇	85
第八章	蛰伏逃虎伥	雪夜闯龙潭	101
第九章	雪夜现雏凤	火窟走铁龙	130
第十章	几番生死苦	一生血水欢	143



红

鏢



第一章 红粉哀薄命 罗刹逞凶威

镖局这一行，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经漫不可考了，而这个行业，是何时开始没落的，倒有案可稽，大抵到了大刀王五以后，就开始逐渐式微，清朝皇帝完了蛋，到了民国，镖局有一个时期“回光反照”，但已经相当凄凉，和全盛时期，无法相比拟了。著名的作家老舍，曾写过一篇名为《五虎断魂枪》的短篇小说，就是写弥留时期的镖局和镖师的。

等到钱庄，银行业兴起，铁路铺设，交通发达之后，镖局可以说正式寿终正寝了，到民国二十年左右，大约已没有正式公开营业的镖局存在了。

镖局的业务，用现在语汇来说，就是武装押运财物，这种行业，被称为“刀头上舐血”，运的铁银是人家的，拼命护财的结果只是取得些微的酬劳，而在盗贼遍野的时代里，镖师的生命，毫无保障，自从有镖局以来，究竟有多少镖师，为职业而牺牲，绝对无法统计。



天热得出油，火炙一样的日头，晒在长街的青石板上，闪起一片热烘烘的光芒，逼得人连眼也睁不开来，赤着膊，用力摇着斗笠的过路人，和伸长了舌头不住喘气的狗，不是躲在屋檐下，就是躲在树荫中，所以，当那小媳妇，穿着洁白的竹布衫，跟在一辆驴车后面慢慢走进街道来时，格外令人注目。

河北霸县离北京不过两百里，离天津卫更近，只有一百多里，脚力好的人，起早赶路，天黑就能到，也不算是小地方了，街两边，躲着看日头的人，说起来，谁都不是没见识过，可是这时候，那小媳妇却将他们的眼光全都吸了过去。

那小媳妇约莫二十出头，一身素衣，鬓际还佩着一朵白纸花，多半是一个可怜的小寡妇，当她走上街来的时候，长街两边的人声静了下来，只有那辆驴车的轮子，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阳光下，那小媳妇的脸，看来很白，鼻尖和刘海脚下，隐隐有汗珠渗出

来，她的神态很安祥，可是却有一股淡淡哀愁，那种楚楚可怜的模样，就算是一个凶横的蛮汉，见了她，只怕也会软声软气，凶不出来。

小媳妇在前走着，那辆驴车，跟在后面，拉车的黑驴，油光水滑，车很小，可是很精致，她一直来到了回春堂药材铺前，才停了下来。

回春堂药铺的老掌柜，和几个伙计，一起迎了出来，小媳妇还没开口，长街两人旁的人，都围了起来，小媳妇看到了这种情形，好像有点儿不自在，可是她立时又恢复了安祥，而且开了口：“掌柜的，借问北霸镖局，在那条街上？”

小媳妇的声音又清又软，听在耳里，仿佛连暑气也全消了，立时就有几个人挤了过来，齐声道：“离这里才两条街，跟我来！”

小媳妇向那几个人笑了一笑，那几个人你挤着我，我挤着你，急匆匆向前走了，小媳妇伸手在黑驴身上拍了拍，道：“快到了！”

回春堂的老掌柜，多了一句口，问道：“敢问，你和北霸镖局那一位镖师认识？”

小媳妇却没有再出声，只是摇了摇头，一直向前走了出去，转过了长街，她已经转过街看不见了，可是还有一大半人伸长着颈，呆呆地站着。

回春堂药铺的老掌柜，除下了老花眼镜，哈了一口气，在绸大褂上抹着，摇着头，说道：“这份人才，连北京也见不着，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红颜多薄命啊！”

老掌柜一开了头，七嘴八舌，可热闹得很，不到片刻，刚才自告奋勇带路的那几个人，全转了回来，一个道：“你没见她那声多谢，是冲着我说的！”另一个道：“那算是什么，她瞧我的那一眼，才真是从心里多谢我！”两个越说越大声，谁也不让谁，当街就打了起来。



北霸镖局是河北通省，十四家大镖局之一，做出了的招牌，镖旗红底金绣，是一个龙飞凤舞的“霸”字，据说是出自于乾隆年间，大学士刘墉的手笔，打从乾隆年起到现在，北霸镖局，出过不少著名的镖师，不过如今，镖局外面的围墙，白垩也剥落了，进了大门，院子的石缝中，野草挤着往外长，小媳妇和驴车进门，院子里静悄悄地，并没有人。

小媳妇未曾出声，那头黑驴子倒先叫了起来，一列三进砖屋正门，走出一个年轻人来，那年轻人也赤着膊，腰际扎着一条黑带，膀宽，背厚，浓眉，大眼，看来透着三分傻气，一出门，抬头见到了小媳妇，就是一怔。

小媳妇的声音很低，可也很清晰：“我要见总镖师！”

年轻人上下打量着小媳妇，神情不免有点儿疑惑，他有礼地道：“请进来坐，外面日头太毒！”

小媳妇点了点头，转身在车中抱起了一只坛子来。

那坛子不大，要是用来装酒的话，大约只能装十斤八斤，小媳妇抱住了坛子，脸上的神色，好像更哀愁了些，惹得那年轻人一面带着她向屋里走，一面不住转过头来望她。进了屋，是一个川堂，可以看到后院，好大的一个葡萄架，一张竹椅上，躺着一个大胖子，正在呼噜呼噜，睡得香甜。

川堂中有几个人坐着，一见得小媳妇进来，也全呆了一呆，年轻人招呼小媳妇坐下，有人提过茶壶来，小媳妇坐着，可仍然紧紧抱着那坛子。

年轻人急步来到大胖子身边，用力推了推胖子，等胖子睁开眼来，年轻人俯身低语了两句，胖子懒洋洋地伸手，在地上拾起了芭蕉扇，一面扇着，一面走进川堂来，胖子走得虽然慢，但是全身的肉，还是在不断地抖着，他见了那小媳妇，只不过一双肉里眼，紧盯着那只坛子。

年轻人站在一旁，道：“这就是我们总镖师。”

小媳妇望着胖子，秀眉微蹙，忽然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道：“唉，算了，打扰了！”

她一面说，一面向外走去，所有人都发了呆，胖子却笑了起来，道：“这位堂客，可是瞧不起我杨胖子？”

小媳妇略停了停，道：“不敢，有道是真人不露相，总镖师你可真有本领，不过关系太大，我可不敢冒险！”

她的话说得很委婉，可是却分明仍是瞧不起那胖子的意思。这种话，可是出在那么俏丽，人见人爱的小媳妇口里，要是旁人讲了这样的话，镖局里的那些人，当场就能跳起来，拳脚相迎。

那胖子倒真是货真价实，北霸镖局的总镖头杨光达，武功如何，人言人殊，因为这年头，镖局的生意不怎么好，就算有神通功夫，也是没有什么机会施展，可是他力大无穷，倒是远近闻名，提起“大力杨胖子”的名头，河北、山东，弄枪抡棒的无人不知。

小媳妇虽然使人爱怜，可是那几句话，杨胖子的脸上，也大大挂不住，冷笑一声，已来到了小媳妇的身前，指着小媳妇怀中的那坛子，道：“就算你这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红货，姓杨的也保得它去天边！”

小媳妇秀眉微蹙，低低叹了一声，道：“总镖师，你可看走了眼，这坛子，是先夫的骨灰，对我来说，比百万红货更重要，对旁人来说，一点儿用也没有。”

这两句话一出口，不但杨光达瞪大了眼，镖局里所有人，也一起站了起来。

那小媳妇从进门起，就紧紧捧着坛子，又是来找人保镖的，人人都当那坛子里放的，一定价值百万的金珠宝贝，如今听说只不过是一坛骨灰，这当真真是意外之极。杨胖子也闪着眼睛，无可奈何地笑着，道：“原来你是寻我们开心来了！”

小媳妇幽幽地笑了起来，道：“总镖师，你看我可像是来寻你们开心的？”

杨光达眯着眼睛，打量着小媳妇，他闯江湖大半辈子，论眼力，三教九流的人一入眼，就能估量到七八分，可是看来，俏生生站在面前的美人儿，心中的确像是有无限悲伤，说什么也不像是来找人开玩笑的人，他勉强一笑，指着那坛子，道：“既然这里面是骨灰，对别人没有用，你来找镖局做什么？”

小媳妇叹了一口气，道：“先夫生前，有一个仇家，总镖师你久历江湖，想必也听过她的名字！”这时，那年轻人，和镖局中其他的人都围了上来。杨胖子摇着芭蕉扇，道：“你说，黑白两道上的好汉，只要有头有脸的，我全知道！”

小媳妇又低低叹了一口气，道：“那仇家，心狠手辣，虽然是个女的，可是一样占山为主，山东万龙固的玉娘子毒观音，你总知道吧！”

那小媳妇“你总该知道吧”这几个字还未曾出口，围在一边的镖局中人，已不由自主，各自后退了一步，杨光达毕竟是总镖师，沉得住气，不至于被“毒观音玉娘子”这六个字，吓得倒退一步，可是他身上的肥肉，却也好一阵发颤。

山东河北，股匪极多，攻围子，掠镇市，官兵全然无可奈何，走江湖的人谁都知道，山东黑道上，男有抱犊固的孙美瑶，聚着上千人；女的有万龙固的玉娘子，人虽比不上孙美瑶多，可是出没无常，专做大案子，那玉娘子听说美艳无匹，多少黑道上高手，怀着财色兼收的目的，想去占些便宜，去的时候兴冲冲，回来的时候，不是少了胳膊就是断了腿。大股匪孙美瑶的三儿子，有名风流潇洒，武功超群，扬言要娶玉娘子回来，做押寨夫人，独闯万龙固，才走到半路，不知怎么，就遭了玉娘子的毒手，弄瞎了一只眼睛，削去了一只耳朵，狼狈逃了回去，恨得孙美瑶牙痒痒地，可是也一样无可奈何！这样的一个人物，平时真叫人想也不愿去想，忽然由那俏丽小媳妇的口中，道了出来，如何不叫人吃惊？一时之间，连杨胖子在内，竟没有一个人搭腔。那小媳妇叹了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向外就走。

镖局中所有人，眼睁睁地望着小媳妇向外走去，谁也不吭声，眼看那小媳妇快要迈出门去了，那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忽然大声道：“等一等，可是，那玉娘子要害你？”

那年轻人说话之际，像是义不容辞，要挺身而出，保护那小媳妇一样，尽管杨胖子在向他连使眼色，满面肥肉一起在抽动，那年轻人也视若无睹。

小媳妇略停了停，并不转过身来，语言苦涩，道：“算了，已连走了七八家镖局，镖师看来，倒全是牛高马大的，可是一听得‘毒观音玉娘子’六个字，就没有出声的了，由得我认命吧！”

那年轻人又连向前跨出了两步，大声道：“没这事，这趟镖，北霸镖局接下来了！”

小媳妇缓缓转身来，黑白分明的眼睛，望定了那年轻人，并不说话，那年轻人向杨光达说道：“总镖师，我去走这趟镖！”

杨胖子紧皱着眉，缓缓地道：“要说我们北霸镖局害怕玉娘子，那是笑话，不过镖局的规矩，只保财货，不保人命，铁雄，你想过没有？”

被杨胖子叫着“铁雄”的，正是那年轻人，看来他口齿不怎么伶俐，听了杨胖子的话，双手握着拳，额上青筋也现了出来，一派不服气的样子，可是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那小媳妇苦笑着，道：“我要保的，只是这一坛骨灰，我自己的生命，不算什么！”

铁雄直到这时，才说出了一句话来，道：“总镖师，你听到了，骨灰可也是财货，这位小娘子多情，骨灰是她心中的无价之宝！”

杨胖子瞪了铁雄一眼，以他江湖阅历而论，他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要不是看着那小媳妇，在俏丽之中，又透着哀怨，庄重，他当场就要骂铁雄，怎知道人家多情了？他略待了一待，缓缓点了点头，道：“话是不错……”杨胖子直盯着那小媳妇，又说道，“能与玉娘子为仇的，一定也不是等闲的人物了。”

那小媳妇叹了一口气，道：“别提了，灵邱李家，说起来倒是出了好几个英雄人物，可是那一个有好死的？”

杨胖子又陡然吃了一惊，立时换过了一副肃然起敬的神色，恭声说道：“小嫂子……”他叫了一声，又指了指那坛子，再道，“他是李家的老几？”

小媳妇双眼之中，泫然欲泪，道：“老四。”

杨胖子陡地长叹一声，突然扑倒身子，跪了下来。

杨胖子突然向着小媳妇跪了下来，小媳妇一俯身，将坛子放在地上，自己却闪身，避了开去。只见北霸镖局的总镖师，大力杨光达，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向那坛子，叩了三个响头，小媳妇在一旁，早已窸窸窣窣，啜泣了起来。镖局里的旧人，这时，也尽皆神情肃穆，新来的，却都莫名其妙，铁雄倒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他知道八年前，杨总镖师，保着一帮口外的皮毛商，从北京回大同，半路上遇到了硬邦子的黑道上人物，身受八处刀伤，眼看要死在路边了，就是山西灵邱李家的几个少年英雄路过，救了他的性命。

这时候，杨光达对着坛子叩头，自然是名正言顺，杨光达叩完头起来，神情黯然，道：“嫂子，你不知道，四爷是我救命恩人！”

小媳妇摇着头，道：“他不知救过多少人，从来也不对人说起！”

杨光达满面激动之容，道：“害四爷的人是谁？”

小媳妇叹了一口气，道：“别提了，总镖师，提起来，你也不愿听！我只想带他的骨灰回灵邱去！”

杨光达一挺身，拍着胸口，发出“吧吧”的声响，道：“嫂子，你放心，你要是早说是四爷的媳妇，十个玉娘子，我杨胖子也要斗她一斗！玉娘子可是想令四爷死后，也不能还乡？”

小媳妇黯然点了点头，杨胖子一扯起嗓门来，声音宏亮，只听得他大声叫道：“我们那些镖客，全到哪里去了？有贵客到，就躲着不见人，铁雄，你快去，到赌馆将他们找回来，我们明早就得动身！”

那小媳妇道：“总镖师，我想立时起程！”

杨光达略待了待，道：“行，人一到齐就走！”

小媳妇自怀中取出了一个手巾包，解了开来，露出了一叠银票，杨胖子立时沉下了脸，道：“嫂子，我和四爷是什么交情，快收起来！”

小媳妇还是拈了一张出来，道：“你能白走，别的爷儿们，不能白走一趟！”

杨光达推辞着，接过了银票来，一路嚷叫着，被铁雄从赌馆里叫回来的镖师，一个进门一个挨骂，来得迟的，简直叫骂了个狗血淋头。

太阳偏西，北霸镖局的镖队，就出了县城西门，杨胖子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虽然汗湿得衣服紧贴在肥肉上，倒也神气，铁雄骑着马，跟在驴车旁边，小媳妇坐在驴车里，前前后后，还有六个镖师。

北霸镖局好久没有这样大阵仗了，镖队在路上长街经过时，满街全是看热闹的人，纷纷猜忖着，这次北霸镖局保的是什么，也是再也没有人想得到，防的是玉娘子毒观音，来抢李家四爷的骨灰。

那几个镖师，也是直到上了道，才从铁雄口中，知道那小媳妇，原来是大名鼎鼎，灵邱李家，小兄弟中老四的未亡人，山西灵邱李家，四兄弟江湖扬名，可是全死在黑道人物手里，老四听说远走江南，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所有人看到那小媳妇这种楚楚可怜，眼中泪花乱转的样子，就算想问，也不好意思问出口来。

出城向西，虽说日头已斜，可是地上蒸上来的那股热气，还是叫人受不了，不过谁也没出怨言，只是骑着马，向前赶着路，铁雄前前后后，不离驴车五尺，驴车插着北霸镖局的镖旗，那一个“霸”字，在日头下看来，格外神气。

太阳渐渐偏西，已赶了十来里路，前面是一个大镇，路上人，车也多了起来，等进了镇，天色已经渐暗，连续经过了几家客店，可是总镖师未下令

停镖，谁也不敢出声，眼看镖队已到了大街尽头，最后一家客栈也过去了，杨光达仍没有出声，各人都在心中叹了一口气，知道今夜非得连夜赶路不可。

过了最后一家客栈不多久，镖队还在前进，天色已经更黑了，只见迎面，三条大汉，敞着胸，摇摆着走了过来，一个手中，托着一只老大的西瓜，一面走着，一面将西瓜向上一抛，左掌就向西瓜上拍去，“吧”的一声，十五六斤重的大西瓜，竟被他一掌拍开了三四瓢，另外两个人一伸手，就接住了西瓜，大口啃了起来，那拍西瓜的汉子一抬头，看到了一马当先的杨光达，“咦”的一声，道：“杨胖子，久违了！”

那汉子一掌拍碎西瓜，这种掌力，不是练了十年八年拍木桩功夫，都难以做得到，听他冲着北霸镖局的总镖师叫“杨胖子”，当然也是白道上的人了！杨光达在马上，略点了点头，道：“久违了！”

他一面说，一面仍策着马在赶路，可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另外两个大汉，三口两口，已将西瓜啃得只剩下了皮，顺手一抛，瓜汁还顺着口直向下流，各自打了一个“哈哈”，一伸手，就已拉住了杨胖子的那匹马，一个道：“胖子，天黑了，还赶路？”另一个道：“胖子保的是什么镖，要连夜上路？”

杨胖子的马一被拉停，后面的人马，也一起停了下来。

杨胖子的面色，陡地一沉，道：“谁和你玩，还不快放手！”

跟在杨胖子后面的北霸镖局的镖师，对这三个大汉，绝不陌生，那三条汉子，也是镖行中响当当的人物，每年，山西大财主在河北、山东经商赚了大钱，全由他们的通安镖局保着。那伸手一掌就拍碎了西瓜的，曾赤手空拳，连拍七掌，拍死了七个土匪，宛平城里里外外，全管他叫铁掌，铁掌林达三，走在白道上、黑道上的人，谁也不敢惹事生非。

还有两个汉子，自然是他的手下，哥儿俩，练的是地趟拳功夫。

杨胖子一沉了脸，林达三却扬起了眉，道：“杨胖子，端什么架子，什么样的镖没见过，看你，倒像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杨胖子立时涨红了脸，胖子一红了脸，就表示他心中大有怒意了。他冷冷一笑，道：“姓林的，这个镖，你就没见过，我保的是灵邱李家四爷的骨灰！”

杨胖子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那份神气就别提了，而林达三居然一怔，失声道：“李四爷死了？”

拉住杨胖子坐骑的两个汉子，也突然松开了手。灵邱李家，在白道上有极大的盛名，从李老爷子起，就行侠仗义，听说李老爷子，还是大刀王五的八拜生死之交，李家四杰，个个功夫出类拔萃，除了家传的短枪之外，谁不是头挑的好汉，镖行中人，多多少少，曾得过李家的好处，李家四杰中的老大，老二，老三，死在仇家手中，老四是追凶手，奔江南去的，这件事，谁

都知道，如今忽地听说李四爷也死了，怎能不吃惊。

林达三深深吸了一口气，道：“杨胖子，那就是你的不是了，四爷的灵灰在河北，就该叫通河北的朋友，来吊祭一下，尽尽我们心意！”

杨胖子冷笑一声，道：“你是怕玉娘子找不到，还要下帖子请她来啊？”

虽然是在暮色沉沉之中，可是也可以看得出，林达三的脸色，“刷”地变了青白，杨胖子也不理会他，一挥手，催着马，向前就去，后面北霸镖局的镖师，个个挺着胸，连那辆驴车，也一起向前驶去，只剩下林达三等三个，站在暮色之中。

出了镇店，又赶了里把路，天色已全黑了下来，杨胖子下令，点起马灯来，马灯的玻璃罩上，全用红漆，漆着一个“霸”字，点灯后不多久，只听得来路上，人声喧腾，马蹄沓杂，一彪人马，疾追了过来。

马灯映着杨胖子的脸，肥肉在抖动着，他一挥手，镖师自懂得规矩，立时一起靠着路边停了下来，只有那头小黑驴，要铁雄下马拉着，才肯到路边去，杨胖子神情紧张，各镖师有的已亮出了兵器，喧腾声和马蹄声越来越近，灯光闪耀，人影绰绰，看来，总有十七八人！

那小媳妇从驴车中探出头来，道：“有人来找麻烦了？是玉娘子的人马？”

铁雄双手捏着拳，急道：“你千万耽在车里！”

这时，两个镖师策骑，迎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得他们大声叫道：“全是自己人！”

而杨胖子也已经看清楚了，来的十七八人，马上挂着马灯，马灯上也全有用红漆写的字，有的是“通安”，有的是“远威”，有的是一个“武”字，有的是“武济隆”三个字。

这些字号，杨胖子一看，就知道全是河北省出了名的镖局，等到人马来到了近前，一眼就看出，领头的一个，正是铁掌林达三！

杨胖子长吁了一口气，可是刚才那一阵紧张，也叫他满头都是汗，由不得埋怨道：“林老三，这算什么？”他一面埋怨林达三，又边向各镖局的镖师行礼，又道：“各位，真齐全。”

众人一起来到近前，林达三道：“我们五家联保，恰好全在镇上，胖子，四爷的灵灰，要劳你保着回乡，可是毒观音要来生事？”

杨光达点了点头，说道：“正是，毒观音这臭娘儿们，要叫四爷死了也回不得乡间！”

林达三神情异常激动，嚷道：“胖子，你们这几个人，对付得了毒观音玉娘子么？”

这一问，杨胖子心中，又怒又惊，沉着脸道：“对付不了，也只好拼命上，谁叫我受过四爷的好处？”

林达三用力拍着胸口，他练的是掌上功夫，掌心平得像铁板一样，拍在胸膛上，发出“吧吧”的声响来，大声道：“谁没有受过四爷的好处？我们合计过了，反正我们到大同去，灵邱是必经之地，我们一起走，成了六家联保，玉娘子再厉害，也不敢下手了！”

杨胖子自离霸县起，虽然挺着上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可是心里一直似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一样，七上八下，别提那份担心了，这时一听，心中大喜，略想了一想，道：“你们五家，本来保的是什么，好大的阵仗，要五家联保！”

林达三笑了一下，道：“还不是例行事儿，大同的财主，十几个大客商，也说不尽有多少金珠宝贝，因为钱财太多，所以才请了五家联保的，胖子，你和我们一起，再稳当也没有了！”

杨光达略一沉吟，道：“还得问问四爷的家眷才行！”他一面说，一面向驴车指了一指。

来的那十七八个镖师，本来全是骑在马上，这时，却不约而同，“呼”的一声，全下了马，那自然是听说四爷的家眷在的缘故了，李四爷得人尊敬，于此可见一斑！

铁雄一直在车旁，抢先一步，拉开了车门，那小媳妇跨下车来，连林达三在内，所有的人，一时之间，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

小媳妇开了口，声音还是那样的动听，又带着几分幽怨，说道：“只是劳烦各位！”

十八九个镖师，一起谦逊起来，一时之间，各人说各的，也听不清那许多，小媳妇的脸上，透着感激的神色，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也说不上是在望那一个人，可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她是在望着自己，她低叹了一声，道：“他生平帮了人家不少忙，毕竟也还有好处！”

小媳妇口中的“他”自然是指她丈夫，灵邱李四爷而言，她说的话，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煽动的意味，可是听了之后，却令人心心激荡，令得这些久历江湖的镖师，人人都想起李家四兄弟，骑着骏马，驰骋江湖，专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的英雄形象来，又想起四人之中，三兄弟先后死得不明不白，老四为了追缉凶手，远奔江南，如今又只剩下了一坛骨灰回来，一面追忆李家四兄弟的豪情胜慨，一面心中也有说不出的郁闷。

只听得林达三大声道：“四嫂，害死四爷的凶手是谁，我们来替你作主！”

林达三那样说，自然是有意问明真凶，要替李四爷报仇了，这话，杨胖子也问过一遍，可是小媳妇没有回答，这时，小媳妇依然不开口，在暮色之中，只见她泪珠莹然，闪闪生光，众人屏气静息，过了片刻，小媳妇才道：“别提了，不敢再麻烦各位！”

铁雄大声道：“就算是玉娘子，我们拼着不干买卖，也要联合全省十七家镖局的人马，去找她算账！”

小媳妇低叹一声，道：“我只想让他灵灰回了家，常伴着他，实在不想多事了！”

这几句话，更令人心头沉重，七嘴八舌，又说了一回，大队人马，又往回向镇店进发。

一队人马进镇店，镇口也有几个镖师在等着，立时迎了上来。

杨胖子笑道：“你们全出来了，就不理会那帮客商了？”

林达三笑了起来，道：“我早说过，这趟镖，只不过是应景儿，五家联保，黑道上人不是眼红，可是肥肉在火里头，他们不怕钱财未到手，先烧着了手？”

林达三这几句话，倒也不是自夸自赞，看这些人的阵容，也真没什么道上人敢来动手的。

不一会儿，进了镇上最大的一间客店，本来几个总镖师在上房，立时腾了出来，小媳妇仍然捧着那只坛子，二三十个镖师，恭恭敬敬，跟在后面。

经过了店大堂，看来整间客店，全叫五家镖局的镖师，和那帮客商包下了，大堂中，十几个客商，正在呼喝欢乐，全都衣饰华丽，身边还都陪着打扮妙艳的女人，众人进来，旁人还都不怎样，有七分愣劲儿的铁雄，首先双眉一扬，大喝一声，道：“静一静！”

铁雄一喝，所有人全静了下来，铁雄一挥手，道：“李四爷的灵灰来了，要供在这里，等各路英雄拜祭，各位请回房去乐子嘛！”

铁雄的话，虽然是他自作主张说出来的，可是倒也正合各人的心意。

江湖上人，一听得李四爷，就知道是什么人。

可是那些客商，如何懂得，不过一时间，看到铁雄那样子，倒也不敢发作，只是一起向林达三望来。

杨胖子一进店大堂，心中也暗自佩服，林达三究竟不是等闲马虎的人物，在店堂的一角，叠着十来口金漆箱子，每一口箱子上，都有一个镖师，抓着兵器，或坐或立的在守着，可知道他绝不是没有准备的。

林达三向前一拱手，朗声道说：“各位，这是江湖上的事，与各位无关，不必多问！”

众客商的神情很疑惑，一个年纪较老的，站起来问道：“林总镖师，我们这次，钱财很多，所以才重价请了贵镖局等五家联保，我们可不想有什么意外！”

林达三扬眉，道：“现在少了你们什么？”

林达三大有不乐之色，众客商也不敢言语，各自挟着粉头，进房去了，

小媳妇一直捧着坛子，怯生生的站着，这时，铁雄过来，在小媳妇手中，接过坛子，放在上位，各人都恭恭敬敬地行起礼来，小媳妇在一边，低声啜泣着还礼，一直到了午夜，小媳妇说什么也不肯把灵灰留在大堂上，硬要抱回房去睡。

小媳妇一进了房，杨胖子提着一张竹椅，堵在门口，就在门前躺了下来，铁雄在窗下，倚墙而坐，北霸镖局其余的镖师，有的上了房，有的先去休息，等候轮班，其余镖局的人，也各派一个武功高强的，手握着兵刃，在旁附近来回巡逻，一有动静，立时可以惊觉。

大堂上，几个总镖师守着那十几箱财物，还在谈论灵邱李家几兄弟的英雄事迹，眼看在这样的布置之下，真是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了。

过了不久，那年老的客商，披着衣服，来到了大堂中，直趋林达三之前，那年老的客商姓阎，是出了名的山西财主，人人都叫他阎百万，这帮客商，自然以他为首。阎百万来到了林达三身前，先叫了一声：“林总镖师！”

林达三皱着眉，阎百万又道：“恕我多口，我也不是第一次出门了，那小娘子，可是要和我们一起走？”

林达三点了点头，道：“不错，咱们到大同，她到灵邱，正是顺路。”

阎百万道：“我也听说过灵邱李家，出了几个英雄，不过英雄人物，仇家必多，林总镖师，咱们可没有应允你带着旁人，一起……”阎百万这几句话，已使得各镖师大为不悦，可是阎百万却又断续道，“而且，我看那小娘子，蹊跷得很！”

这句话一出口，有几个性子暴躁的，虽然不致于当面开骂，可是口里，已是叽哩咕噜，而且从他们脸上的神情来看，他们所叽咕的话，也一定不会好的。

林达三脸一沉，道：“阎老板，你这种话，可千万不能再说了！”

阎百万也沉下了脸，道：“不管怎样，我们不想有人同行，多惹麻烦！”

林达三凝视着阎百万，冷笑道：“那好，请各位另请高明就是了，我们决定保着李四爷灵灰回灵邱去！”林达三陡然之间，讲出了这样的话来，那大大不合镖行的规矩，阎百万也不禁一怔，不过看林达三的神情，分明是他宁愿落个不是也非这样不可的了！阎百万忍着气，道：“可是有什么人，要来找她的麻烦，尚望明白见告！”

林达三道：“不错，山东毒观音玉娘子要和她过不去！”

阎百万一听，脸色整个变了，他还没有说话，只听得客店的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哗声，像是几个人，正在争执，而其中又夹一个听来很尖利的女人声音，接着，一个镖师，疾奔了进来！

五家镖局上下人等，不是不知道，带着李四爷的灵灰同行，等于是和毒

观音公然为敌，众人的心中，也无不紧张万分，但是为了江湖义气，自然得豁着干，早已打定十二分的精神，一听得有人争吵声，立时全站了起来。

而那奔进来的镖师，也是一脸紧张的神色，一进来就道：“林总镖师，外面有一个女人，硬要投店。”

铁掌林达三虽然对北道上的路极熟，也自信不致于出什么岔子，可是心里总也有点提心吊胆，因为毒观音玉娘子，究竟不是普通黑道上的人物，做案子一直心狠手辣，劫财之外，不留活口，是以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也未曾有人见过，只知道她美艳无比而已，大股匪孙美瑶的三儿子，吃了玉娘的大亏，可是对这件事，也讳莫如深，由此可知厉害。所以这时，林达三一听一个“女人”在生事，心中就有点发毛，忙沉声道：“你不会告诉她，店已叫我们包下了？”

那镖师急道：“我们还有不说的么，可是……”

那镖师一句话未曾讲完，只听得两下大声叫，两个人，身子摇晃着，直跌了进来，一个勉强扎稳马步，总算未曾倒地，另一个简直“吧”的一声，直仆在大堂，跌了一个嘴啃泥。

这跌进来的两个人，虽不是林达三的手下，却也是武济隆镖局中，极有分量的镖师，这两个镖师一摔了进来，所有的人，更是紧张，阎百万脸色的那份惊惶难看，更是别提了，随着两个镖师跌了进来，只听得一声冷笑，声随人到，一个身形极高，刚健婀娜，穿着一身玄色衣服的女人，已经随着走了进来。

那女子一走进来，单手叉在腰上，站着不动，她身形极高，比起大堂中那些站着的大男人来，绝不会矮些，只见她一身玄衣，却镶着颜色极其鲜艳的鹅黄色边，一头乌发，拢在脑后，梳了一个髻，略留些刘海，益发显得她面白如玉，这时，正是满面怒容，一双凤眼，瞪得老大，两道柳眉，向上扬着，虽是盛怒，却也是一个看了令人想入非非的大美人儿。

这女人一进来，又是连声冷笑，说道：“客店原是方便赶路人的，什么叫包下了？”

这时，五家镖局的总镖师全在大堂，连老带少，也还有不少久历江湖的镖师，可是却没一个人认得出这女人的来头，不过，就算是初涉江湖的人，也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女人，决不是易惹人物，铁掌林达三心中打了一个突，踏前了一步。

林达三踏前了一步，那女子的柳眉扬得更高，林达三心中已定了主意，他暗忖，这种独身闯荡江湖的女人，并不多闻，来的八成八就是他们所担心的毒观音玉娘子了，不怕先礼后兵，看她怎样，反正就算要动手，自己这方面人多，总还不至于怕她。

林达三拱了拱手，道：“真对不起，我们人多，又保着镖上道……”

林达三说到这里，顺手一指，指向插在青砖地上的六面镖旗，本来他们是五家联保，接了杨胖子等人来了之后，又多了一面北霸镖局的镖旗，这是镖行走在道上的规矩，镖旗插着，就表示向黑道上朋友说，请勿动手，要是真要动手的话，那就是兵刃相见，生死相搏了！

林达三这时，指向那六面镖旗，自然也有着警告对方的意思在内。

那女人顺着林达三所指的一看，又是一声冷笑，唇角向上，微微翘了一翘，道：“这可吓不倒我，我是要投店，店家在哪里？”

店掌柜也早已走了出来，开客店，见的世面多，这琐事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一听得叫唤，忙低头哈腰，走了出来，口中讷讷的道：“多谢光顾小店，只是小店早就叫这几家镖局的爷们包下了，请多多包涵！”

那女子冷笑道：“我倒有怪脾气，非投你这家店不可！”

店掌柜搔着头，林达三等人已经看出情形不对，各自移动身子，占着了有利的地位，准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时可以先下手为强。

店掌柜搔了半晌头，才道：“这样吧，我那口子，回娘家去了，要是不嫌弃，就将我这间房让出来，将就一晚，你看怎样！”

那女人一听，居然笑了起来，她刚才满脸怒容，看来已是艳光四射，这时一笑，梨涡深现，露出雪也似白的牙齿，更是叫人销魂摄魄。

她和小媳妇不同，那小媳妇美得一丝烟火气也没有，就像是上品的宋脂白瓷一样，叫人只想远远看着，想着怎样爱惜它，保护它，可是这女子，却像是一盘异香扑鼻的佳肴，令人食指大动，十个男人之中，只怕八个，一见她这时的笑容，就想将他搂在怀中，亲热一番。

那女子一面笑，一面道：“好啊，只是麻烦了你们！”

店掌柜忙道：“不妨！不妨！”

那女子向前走来，也不知道她是发的什么香，经过之际，人人都闻到一股沁入肺腑的清香。

那店掌柜已经是上了岁十数的人，可是跟在那女人身边，谁也看得出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众镖师互相望着，店主要留客，他们自然没有说话，可是这女人来得实在蹊跷，他们又极不愿有这样一个人在客店之内，眼看店掌柜和那女人，快要走出店堂去了，那女子忽然伸手在腰际按了一按，只听得“铮”的一声响，她围在腰际的一条宽约三寸的腰带，已弹了开来。

那女子身形极高，腰肢却细得可以，原是腰际围着一条腰带之故，那条腰带也是鹅黄色的，解下来时，发出“铮”的一声响，已令得各人一愣，一起看去，只见那条腰带，解下来之后，却弹得笔直，那女子也不转身，顺手将腰带递给了店掌柜，道：“掌柜的，这件东西，寄在柜上，以防有失！”